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第十一回 樵夫巧言哄寨主 大人見印哭賓朋

且說蔣爺一聽路、魯之言，今日早晨看見把印繫著一塊紅綢，由鵝頭峰拋下。四爺聽說，就要前去下水。路爺一把拉住，說：「且慢，我有個主意。水性太涼，如何禁得住？叫我們魯爺取些酒來，我再打下點柴薪，四老爺外面烤透了，腹中有酒，準保在水中半個時辰不冷。」就叫魯英去家中取酒。路爺自己借韓二爺的刀，砍了些柴薪擱在火上，叫蔣爺過來烘烤。不多時，魯爺到來，拿著個大皮酒葫蘆，拔去了塞兒，蔣爺「嚕嚕嚕嚕」的喝了一氣。又喝又烤，頓時間渾身發熱，內裡發燒，酒也不喝了，火也不烤了，直奔東南到鵝頭峰下。盧爺嘆：「到了。」蔣爺高聲嚷道說：「大哥、二哥聽著，多蒙路、魯二位指告我的所在，托賴天子的福，大人的造化，才能撈將上來。再若見不著印信，我可就不上來了。」大家一聞此言，驚魂失色。盧爺就要大哭，被大家勸住。單說蔣四爺紮入水中，坐了兩三氣水，覺著不似先前那般冷法，總是腹中有酒的好處。又坐了幾氣水，睜眼一看，前邊紅赤赤的一溜紅綢子，「唼唼唼唼」的被浪頭打的亂擺。蔣爺就知道是印，迎著水力往前一撲，探手一揪紅綢，一絲也不動。蔣爺吃一大驚。你道印信拿不過來是什麼緣故？這個印要扔在潭中，不用打算上來。前文說過，此潭水勢亂轉，鵝毛轉在當中都要沉了海底，何況是印？總有個巧機會，又道是不巧不成書。一者大宋洪福齊天，二則大人造化不小，三來蔣爺的水性無比，四來又是路、魯二位的指告。活該蔣四爺作臉，這印被山石縫兒夾住，若不是這個石頭縫兒夾住，也就被水旋入當中海眼去了。蔣爺盡力往上一提，提出石縫。蔣爺往上一翻，鑽出水來。路、魯、盧、韓四人在鵝頭峰下，眼巴巴的看著，聽水中「呼」一聲，四爺上身露出，手捧金印，舉了個過頂。盧爺過去要拉，被二爺揪住，說：「失腳下去，性命休矣。」蔣爺上來，路、魯二位與大眾道喜。四爺將印交與大爺，仍奔西前去烤火。路、魯二人催道：「天晚了，換衣裳快走罷。不然，君山撒下巡山嘍兵，可不是當要的。」

蔣爺點頭，又喝了些酒，拔了刀子，去了尿胞皮，摘了藤籬，脫了魚皮靴，換了白晝的服，包起魚皮靴。大爺解了印上的紅綢子，收了印信。魯爺提攜著酒葫蘆。路爺緊催道：「不早了，快走，快走。」

大家上天梯，走到山神廟。盧爺一指說：「我就在這遇見路大嫂。」蔣爺道：「若不遇見路大嫂，你也就早死多時了。」說畢，大家反倒笑了一回。

忽然間，聽見前邊銅鑼振振，「嗒啷啷」聲音亂響，滿山遍野燈籠火把、亮子油松，照徹前來。嘍兵嚷道：「拿奸細呀！」「嗒啷啷」又盤亂響，大喊一聲說：「拿奸細！」此人乃是君山巡山大都督，外號人稱亞都鬼，名叫聞華。蔣爺一看，此人身高九尺，蓬頭勒金額子二龍門寶，兩朵紅絨桃頂門上禿禿的亂鬚。紫緞子綁身小襖，寸排骨頭鈕，紫鈔包大紅中衣，薄底靴子，虎皮的披肩，虎皮的戰裙。黑挖挖的臉面，粗眉大眼，半部剛鬚。蔣爺叫：「大爺，把印給我罷，你們迎上前去。」路爺低聲說：「不可。我二人迎上去，不行你們再出。」蔣爺點頭，暗道：「兩個人本領還不錯呢！」蔣爺三人暗暗隱避身去。路、魯迎到上面。嘍兵嚷道：「什麼人？」路爺言道：「是我們兩個。」嘍兵報道：「前面有賣柴的路彬、魯英擋住去路，稟寨主爺的侍下。」聞華道：「列開旗門。」嘍兵一字兒排開。路、魯二人施禮道：「寨主爺意欲何往？」聞華說：「方才嘍兵報道，上天梯下逆水潭旁火光大作，怕有奸細，是我看看虛實。」路彬說：「沒有。我二人方才在上天梯下邊打柴，天氣太晚，潭中寒氣逼人，點了些柴薪烤了一烤，剛打下邊上來，並無別人。若有面生之人，我們還不急急的報與寨主知道？寨主若不憑信，就自己去當。」聞華一聽此言，說：「火是二人點的，我就不必去看了。」說罷，將手中三股叉一擺，眾嘍兵尾作頭，頭作尾，別處巡山去了。

蔣四爺暗地聽明，說：「好一個路彬！此人大大的有用，乃吾之勝臂也。」待嘍兵等去後，與路、魯會在一處，走小路，穿山道，至路爺門首，要告辭。路爺問：「上那裡去？」四爺說：「回上院衙。」路爺說：「走不的。此時巡山人多多了，若遇上可不好辦了，明日起身，我有萬全之計。今日且在我的家中住下，明日再走。」四爺點頭。

至路爺家，到裡面上房屋中坐下。有路魯氏過來見盧大爺叩頭行禮。盧爺言：「不敢當。」行禮畢，入後去了。大家用飯。

次日，路爺與大眾換了樵夫的衣巾，擔著幾擔柴，連路、魯二人共五個樵夫，有像的，有不像的。二爺就像；大爺不很像，長鬚的樵夫很少；四爺更不像了，癆病鬼的樵夫那裡有？過南山梁，幸而沒遇見一名嘍兵。到樹林內換衣服，仍是本來的面目。大爺拿印，施禮作別。四爺說：「我們見了大人，必說二位的好處。印可是我撈的，功勞實是二位的。你們從此也不必打柴了，大人正在用人之時，保二位大小總可以有個官職就是了。」路爺連說：「不行，我們焉有那樣造化。」四爺說：「還有用二位之處。」那五擔柴改作兩擔，又挑回去了。

再說大爺三位走舊路而回。進襄陽城，四爺叫大爺、二爺揣印由後門而入，自己由前門而進。到了上院門首，官人見四爺歸回，個個垂手侍立。到裡邊，見公孫先生滿臉愁容，四爺說：「何故如此不高興麼？」先生說：「可了不得，你早回來也好，王府人來，一個個如狼似虎一般，衙前亂嚷亂鬧，拿著文書，請定了大人的印了，怎麼說也不行。好容易天晚了，把他們央及走了。今日雖走了，明日還來呢。要定了用印的日子，我焉敢應承多暫用呢。」蔣爺言：「你說明天用。」先生道：「無印，明日拿什麼用？」

蔣爺笑說：「得回來了。」先生說：「得回來了？噯呀！萬幸！萬幸！現在那裡？」四爺說：「我大哥拿著呢。」隨說隨往後走，見著大爺、二爺、展爺正講論印信之事。四爺問：「我三哥呢？」展老爺說：「早就吃醉了。」蔣爺說：「好，趁著他睡覺，咱們先見大人。」盧大爺將印交與蔣平。先生回話，連玉墨也是歡喜。

不多時，裡面傳話，說有請眾位。大家進去，蔣爺見大人行禮道喜。大人淚汪汪的說道：「眾位見著五弟了麼？」蔣爺回稟大人道：「未曾見著五弟，將大人的印信由逆水潭中撈將出來，豈不是一喜？」四爺將印往上一獻。大人不看印還倒罷了，一見印信，睹物思人，想起五弟就為此印至今未見，大概早死多時。大人哭道：「不見我那苦命的五弟，要此印信何用！我五弟為我無印而死，我還若坦然做官，居心不安。你們大眾外面歇息去罷。」含淚道：「五弟呀，五弟！」

大眾出來。蔣爺說：「可好！自己捨死忘生，費了多大的事，在逆水潭中三次才把印信撈出，指望著見大人望上一呈，大人必是歡喜，那知反倒落了個無趣。」蔣爺可也不嗔怪大人，大人與五弟義氣太重，這也難嗔怪於他。蔣爺與展大俠道：「我可不敢派你差使。這個護印專責，非你不可。」展大俠點頭道：「小弟情甘意願。可有一件，我可一人不當二差，我只管護印，外面什麼事我都不管。」蔣爺說：「就是。」只顧交付展爺印信。不大要緊，外邊一陣大亂，喝喊的聲音甚眾。不知什麼緣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